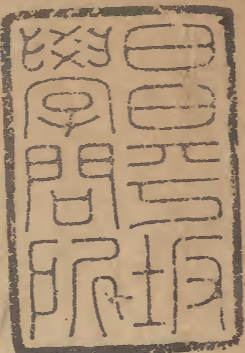


# 道南一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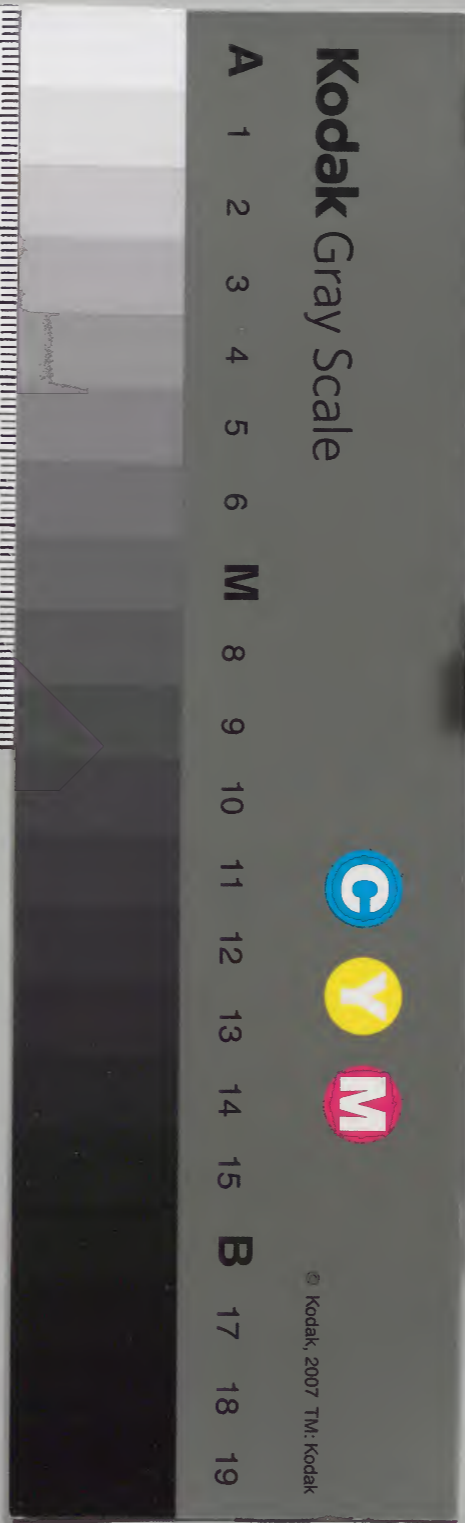
八三二



漢書門	九	一	一	一
類號函架冊	一	一	一	一

內閣文庫	漢書	八	九	一
類號冊函架	一	一	一	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981	
冊數	10 ( 5 )		
函號	290	8	







道南一脉諸儒列傳卷之八

宋三山理學十一先生

閩

同安後學

黃文炤

纂

晉江後學

劉日潛

訂

王 巔

黃 榘

陳如晦

林阿盥

李 樗

林之奇

林 暮

林用中

道南一脉

卷之八

淺草文庫



周希孟

李復

蔣康國

王蘋字信伯福清人信伯生而資稟清粹充養純固躬遊伊川之門傳其學以歸授徒講肄平居恂々儒者及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不徼名當世々亦罕知之知府事孫祐列先生學行於朝名見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爲上言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堯舜禹湯文

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夫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自古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未幾兼史館校勘迂著作郎丐外補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致仕官至左朝奉郎壽七十有二 昭按閩學由王信伯而鹽官施廷先方次雲而三山皆是信伯之學授受真矣淵源遠矣龜山謂程門從來成就者無踰信伯伊川亦謂晚得二士而信伯獨稱



首焉王著為之集其語錄四卷曰獨得之見非諸儒所及戊午愚入公里構公遺書千宿儒俱稱烏有矣惜哉

黃榦字直卿別號勉齋閩縣人名賢瑤子瑤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竒之曰可從朱元晦學榦白毋卽行時正大雪既至會文公他出榦留候客卽臥起一榻不解衣者三月執贄後晝夜勵學并榻除之倦則微坐一椅或至達曙文公歎其堅苦以女妻之既

茅進士寧宗卽位補授迪德卽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徒講甚衆文公作竹林精舍成遺榦書有他時便可代卽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屬以喪祭二編病革挈授深衣及所著書年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榦持心喪三年畢復辟為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盡心力改新淦吏民習知臨川之政不令而行聞侂冑謀用兵見湖北吳獵極陳其非計獵稚重之辟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安慶忝克山



不遠民情震恐乃請于朝城之不俟報至卽日與工  
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為準然後委官吏通役二  
萬夫十日而罷日五鼓坐堂上名監工官今日役某  
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合散幾日錢米悉以授  
成算既畢乃治府吏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  
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  
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  
霖源餘月巨浸暴至城用屹然再命知安慶不就入

廬山訪友人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俯仰  
文公舊跡卽白鹿書院講乾坤二卦山南北之士皆  
來集未幾召赴行在初榦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閔與  
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榦及倅安豐武定諸  
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益著而在位者益  
忌榦之榦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士皆來悉借隣  
寺處之晝編札著書夜與講論經理質疑請益如文  
公時俄命知湖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日



乞致仕歿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世 有日者謁直  
卿云善算星教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箇大算教  
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  
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  
而出此箇教亘古今不差豈不優于子之算教乎  
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真  
學者 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火是富貴貧賤  
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此處打不過便教

說得天花亂墜尽是閒話也 通書便可上接語孟  
又曰此語孟較深語孟說得較闊 敬是人之本體  
人為胡思亂想便失了本然之體恐思警畏正欲收  
斂他依元恁地 為學只重收拾真心勿令放逸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非由  
外鑠我固有之也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  
紛擾而失其正矣未見心不純靜而能理明義精者  
理義無窮如登高華如涉溟渤且要根脚純實深厚



然後可以義載初涉文義便有跳跟自喜之意又安能任重而致遠耶世間固有全不識學問而能質實重厚小心謹畏者不害為君子亦有親師取友講明道義而輕猥浮薄者未免為小人此等凡皆後生所當別識先以戒謹厚重為心然後可以言學也 學者初且令識得性情部位認得虛靈體面庶幾於讀書存養不至全無着落然學者之患在於志卑氣弱度量淺狹規模褊陋則雖与之細講恐終無任道之

意故須是有大規模又有細工夫方且成箇人物故常以此提撕之想中庸所謂高明中庸廣大精微亦此意也 古人以心配火此義最精 孔子逐日只見不足如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則曰何有於我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則曰是吾憂也豈聖人不情謙辭哉此心直是歉然不自滿足今之學者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念慮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際體之應人接物之間真箇無歉益當加勉豈可



一說便了着 按晦翁晚年定論卽聖人學無止  
足之心而門徒有以爲先生謙辭者非也然孔聖學  
不厭誨不倦德不脩學不講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傳  
註一槩奉而歸之謙辭矣門弟子之謙眎夫子也固  
宜 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无妄便是誠者天之  
道不欺便是誠之者人之道 神化二字雖程子說  
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說出來推行有漸爲化令  
不測爲神又曰一故神兩故化一故神猶一動靜

互爲其根兩故化猶動極而靜一極復動 天地生  
出人物如大芋頭生出小芋頭大抵可理與氣一下  
生出無限小底却都傳與他 論語一書未嘗以  
仁義對言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闔啓鑰直指人  
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仁義蓋其總名  
而五常百行其支流也孟子提綱絜領使人由是而  
推之無徃而非仁義也 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  
古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



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  
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  
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與知  
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 觀書者最  
怕氣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塔  
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  
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  
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

得聖人之本意 直卿晚年歎曰古之禪宿有慮傳  
法無人而至於感泣流涕者不謂今日乃親見此境  
界也按此則言語文字之外有黃氏單傳在焉學之釋  
陳如晦字日昭閩清人從黃榦遊嘗讀西山真德秀  
夜氣箴作曰須見得冬為四時之夜々乃一日之冬  
便是自家嚮晦入息處又見得造化發育之妙便是  
自家事物周旋處於此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兩得  
之矣遂次其韻為生意箴西山得之亟加稱賞一時



耆德鉅公樂與為道義交以趙汝騰薦充經筵不果  
授本州教授卒所著有論性書 附西山夜氣箴子  
盍觀夫冬之為氣乎木歸其根蟄環其封凝然寂然  
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  
闢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良所以為物之始終夫一晝  
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為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  
之冬天壤之間羣動俱闕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  
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為宗必齊其心必肅

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便慢易非辟得以  
賊吾之衷雖終日乾兮靡容不息之間斷而昏冥易  
勿之際尤當致謹戒之功蓋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  
亦活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敬義夾持動靜交養  
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  
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美庸爰作箴以自砥常凜兮  
平瘰惘此箴係學問歸根發育處故併錄之惜平生  
意箴不復見於世也



林阿盟字載德福清人從林光朝學苦六經根原無所入至欲投江光朝稱之為魚鹽中膠鬲又有陳叔盟者亦福清人少學於東井光朝器重之時號二盟陳杓字自脩長樂人從晦翁遊晦翁喜其切問近思李樗字若林閩縣人与林之奇俱受業於呂本中後領鄉貢右註毛詩解黃榦嘗稱之曰吾鄉之士以文詞行義為學者師則若林其傑然者也其學以孝弟忠信窮理博古為主及門之士多渾厚質實志尚清

潔學者因其號稱為迂齋先生

林之奇字少穎別號拙齋侯官人紫微舍人呂本中入閩之奇甫冠從之游時將試禮部行次衢州以不得事親而返學益力由是學者踵至累官校書郎會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之奇言三經率為新法地晉人以王衍清譚之罪深於桀紂王氏實負王衍之責或傳金人欲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為欲与之和宜無憚於戰則其權在我又言戰以人才



為先必求可與共患難如龐士元者可也由宗正丞  
提舉閩帥參議遂以祠祿家居呂祖謙師之所著有  
書春秋周禮說論孟楊子講議道山紀聞等書行於  
世  
林謩字丕顯連江人從林之奇游於呂祖謙為同舍  
生祖謙以謩教歲謩手抄其詩文默誦之及祖謙講  
學受徒謩誦首受業從諸生後唯謹祖謙曰此閩中  
瑞物也後又參謁朱文公以年且老不得時見聞鄉

人有從學於文公者雖晚輩亦造門扣問郡文學以  
師禮延置之教日而歸曰向者違親而赴金華為道  
故也今又安得舍親而為人耶  
林用中字擇之古田人始從林光朝學後聞宋文公  
授徒建安後從焉文公嘗稱其通悟脩謹嗜學不  
倦謂為畏友子建陽蔡元定齊名張栻守潭州文公  
偕用中往訪之聚首年餘有南嶽唱鬪集用中蚤厭  
科舉業不求仕進石磬宰尤溪延掌學政僅為一往



後不復出趙汝愚帥閩日嘗親過其門訪以政事文  
公屢与何叔京書稱之邑宰洪天錫嘗扁其門曰通  
德所著有中庸集解曰今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  
好故太學不如州學州學不如縣學縣學不如鄉學  
曰太學真箇無益於國家教化之意何在向見陳魏  
公說亦以為可罷 古人云既得後須放開非謂須  
要放開但謂既有所得自然意思廣大規模闊廓若  
未有所得只是守爾蓋以放開与否為得与未得之

驗若謂有意放教開則害事矣上蔡論周恭叔放開  
或蚤此語亦有病也 春風駘蕩家々到天理流行  
事々清此南軒題桃符語有問者擇之云且涵養公  
久之自明先生曰亦須窮理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偏  
廢如車兩輪如鳥兩翼 朱子林用中字序云中庸  
之書上言舜下言顏子用其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  
一善拳々服膺而弗失者顏子也夫顏子之學所以  
求為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蓋擇之不精則



中不可得身不以敬則雖欲其一日而有諸已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今子必將道顏而之舜則亦自夫擇者始而敬以持之無他夏矣擇之勞先生人事之繁答曰大化夏只得奈煩做將去總起厭心便不是又語擇之有云太山為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此喻道體之無窮而事業雖大終有限量耳故下文云云意可見也

周希孟字公關侯官人通五經尤邃於易與陳襄等

為友閩人所號四先生者也部使者相繼薦其賢詔賜粟帛授國子監四門助教上表力辭門下教授七百餘人前後守州多造廬問業卒門人相與祠于五福寺所著有詩春秋義

李復字履中閩縣人紹聖間為西邊使者猶及識橫渠先生與之論學

蔣康國字彥礼古田人紹興進士嘗從朱文公講論性學文公楚辭集解多資之學者稱鼎山先生



宋三山理學十二先生

陳孔碩

潘柄

潘植

鄭昭先

林亦之

陳藻

林希逸

黃東

蘇大璋

林學蒙

林學履

劉藻

陳孔碩字膚仲閩縣人祖禧父衡皆為朱文公所重

孔碩少刻志力學以聖賢自期嘗從張南軒呂東萊游後復偕其兄孔夙拜文公於武夷甚見器賞淳熙初登進士第歷處州教授邵武瑞金知縣淮東廣西提舉終秘閣修撰在處州成就後學居多在瑞金嘗新文廟報壇壝置社倉民蒙其惠在淮東時叛寇胡海挾金虜來襲遣子鞞募兵士迎擊破之仇其所泣俱有古良吏之風調婺州戶曹時暇即詣東萊講學東萊灰心喪三年與楊淡軒葉水心友善在朝教以



忤史彌遠不容自廣西歸杜門著書有大學中庸解  
北山集行于世卒祠於學 真西山跋陳北山帖曰  
北山先生陳公詞章翰墨為近世第一予嘗見公所  
作贛州三稿詩又自書而篆之多歎息以為袁州學  
記號稱三絕然非一人之手而公獨兼之此帖書與  
建陽陳君朝瑞公同門友也是時偽學之論方譁後  
十餘年天子始誅權臣而文公與朝瑞久已仙去獨  
北山年幾八十盡見更化後事出入中外垂二十稔

卒不冒少愛所守高臥不出以眉壽終帖中所謂不  
易常度此其素心也 朱子與虞仲書云讀書固收  
心之一助然胡為不移此讀書工夫於不讀書處用  
力使動靜兩得然所謂涵養工夫亦非是閉眉合眼  
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應事接物處之不失  
此心各得其理而已 又書云家務叢委無可奈何  
然只此便是用功實地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  
之念則理反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如美但得少間



隙不可閒坐說話過了時日陸學固似禪然鄙意近  
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所  
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々端靜方於義  
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千一旦豁然大  
悟也

潘柄字謙之候官人年十六有志于道朱文公悉以  
所學授之平生多著述如易解尚書解之類學者號  
為瓜山先生卒祠于三山書院

潘植字立之柄伯兄父滋貢于鄉為李樗林之竒高  
弟黃榦嘗受學焉植以其父命與其弟柄往武夷從  
朱文公遊工於文不赴場屋厲志前修專以務實為  
己為本 植論曾子一貫先生曰明道說此一段甚  
好非程子不能道得到其曰此与違道不遠異者動  
以天耳如推己及物違道不遠則動以人矣又問如  
此則有學者之忠恕曰聖人不消言恕故集註中云  
借學者之事而言



邦昭先字景紹閩縣人初主浦城簿歎曰僥倖一第  
問學未悉遂遊朱文公之門迂知歸安邑安人愛之  
累官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進右丞相辭不拜立  
朝屢有奏疏言皆切直料事後多中人服其先見景  
獻太子薨建儲未定昭先謂當以仁宗為灋廟謨始  
決居政府以沉厚鎮浮靜定制變全護人才振拔淹  
滯嘗謂人臣能以文王事紂之心為心則未有不可  
事之君人子能以七子事母之心為心則未有不可

事之親陳宓以為名言一夕有星墜于故居遂卒諡  
文靖有日湖遺稿五十卷真德秀為序 邦昭先問  
夜氣平旦之氣曰這一段其所主却在心熹嘗見程  
先生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諸家解註惟  
此說為當 景紹曰今人却是倒置古人學而後仕  
今人却反仕而後學其未仕也非不讀書但心有所  
溺聖人意思都不能見科舉奪志只馳騫紛擾一箇  
心都不在軀殼裏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是識此  
林亦之字學可號綱山福清人盛年挾策游四方卒  
以不契去及將之莆紅泉謁林光朝齊宿与客語夜  
半聞息入而驚寢者以語光朝先生曰寢与人同夢  
乃自作遂大喜曰吾得師矣自此事之三十餘年光  
朝席下歲率數百人莆刘朔為福清賢令顯貴相望  
然言高弟必亦之也光朝卒莆人推亦之詞講席紅

泉之學一本躬行亦之戶外履幾半於師矣或勸其  
著書答之詩曰講學紅泉不著書只將心學授生徒  
趙汝愚帥閩辟入東井書堂待以賓友之礼上其學  
業辟于朝命未下卒所著論語考工記毛詩曾子解  
多門人所述唯詩教卷及玉融志其筆也莆中刘克  
莊稱亦之曰宋來詩第視經義為有韵者耳文軒始  
好詩深湛而加煅煉有累月經歲繕一章未就者亦  
之之文皓似其師詩高妙絕類唐人律詩得少陵之



髓疑老師當避其鋒他文稱是學者稱網山先生一  
日月魚先生景定間邑人司農少卿林希逸追攀其  
賢贈迪功郎學者私謚曰文介  
陳藻字元潔號樂軒福清人初從亦之千網山又從  
千紅泉曾讀國風于古寺吟諷累夕俄至米蕪掩卷  
而泣頓得中庸之旨亦之遂以藻見光朝光朝喜曰  
吾嘗語若詩不歌易不畫無悟入處而今於是尤益  
信吾詩不亡矣乃授其拜而接之若孫藻因為通儒

逐嗣亦之講席 劉後村序樂軒集略曰樂軒七十  
五乃歿年出於其師而窮尤甚於其師城中無片瓦  
僑居福清縣之橫塘開門授徒不足自給至讀其文  
講學明理浩乎自得不汲々於希世求合螢窗雪案  
猶宗廟百官也菜羹脫粟猶堂食萬錢也入則課妻  
子耕織勤生務本有拾穗之歌焉出則與諸生弦誦  
登山臨水有舞雩之詠焉自昔遺佚隘窮之士功名  
頓挫時命齟齬往往有感時觸事之作以洩其無聊



不平之鳴若虞卿之愁韓非之憤墨翟之悲梁鴻之  
噫唐衢之哭是已樂軒平生可愁可憤可悲可噫可  
哭之時多矣而以樂自扁樂之為義在孔門唯許顏  
子先儒教人必令求顏氏之所樂嗚呼此固樂軒之  
所聞於二師也樂軒歿二十餘年余從竹溪林侯肅  
翁傳抄遺藁始教其平生大致如此肅翁又樂軒之  
高第也他日居魏文貞之地秉陳叔達之筆當為河  
汾先生立傳無使天下後世有遺恨云

林希逸字肅翁號扁齋福清人事師陳藻之之學出  
於林亦之亦之出於林光朝其授受遠有源委初為  
平海軍節度推官以清白稱淳祐中遷秘書省正字  
因對乞信任給諫又乞蚤決大計以慰人望理宗皆  
闕納歷翰林學士兼崇正殿說書出知興化軍下車  
首詔學者自南渡後洛學中微朱張未起以經行倡  
東南使知聖賢心不在於訓詁者自莆南夫子始初  
疑漢儒不達性命洛學不好文辭使知性與天道不



在文章外者自福清兩夫子始學者不可不知信從也南夫子者林光朝兩夫子亦之藻也因為三先生祠祀光朝亦之藻併錄其遺文以傳景定四年為司農少卿拳亦之藻為有道之士及林公遇幼兼父沃奉親不仕並乞褒崇詔諡亦之文介藻文遠俱贈迪功郎公遇諡文隱進贈原官一級有司為三人樹表書諡祀之學宮希逸初學詩於陳藻々書刘克莊詩語之希逸少克莊七歲耳因而定交才名相埒願時

之評者謂希逸文有楷範而邃於理學優之克莊序希逸詩以宋自光朝三傳至希逸比之于師稿而潤矣散而密矣嚴而紆矣搜索如象罔之求珠斷削如巨靈之施鑿經緯如鯨人之織綃及其得手應心也簡者如虫魚小篆之古焉恊者如韻鈞廣樂之奏焉偶者如雌雄二劍之合焉文天祥稱其不戚々得喪而言語文章足以詔今傳後終中書舍人所著有易講春秋正附篇老莊列口義攷工記解竹溪十一稿



按三山之學自福唐王信伯而施塩官方次雲又一派  
從南夫子來者為福唐兩夫子陸學也復之羅李合  
脉紫陽晚年契心其如至希逸無傳何此非余言郭  
萬程先生之言也悠々三四百年馬恭敏王雲竹諸  
公出兩夫子之道復振子長不與恭敏蘭交乎惜乎  
蚤世不及見其成也引證郭萬程曰自道學興詞余  
多鄙克朝之門僂為斐然且聞自楊氏道南獨克朝  
可接羅李之宗惜時儒未深知者至希逸而亡傳矣

黃東字仁鄉閩縣人黃榦之兄朱子答仁鄉書曰大  
抵不論看書与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  
廣闊方可徐々旋看道理漫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  
已意把促得太緊了即氣象急迫田地陔隘無處着  
工夫也此非獨讀書法亦是仁鄉分上变化氣質底  
道理

蘇大璋字顯之占田人少穎悟絕人慶元間進士除  
道州教官以闡明正學為已任時方嚴偽學之禁大



璋轉對力言其不可執政惡之出知吉州歸初大璋  
父鴻卿人稱其有陰德及大璋貴邑嘗大水壞民田  
廬歲比不登大璋為邑上書詔遺使賑貸鄉人尤德  
之  
林學蒙字正卿一名羽永福人從文公學因築室龍  
門菴下講明道德性命之旨不務俗學鄉人皆師尊  
之卒受業於黃榦之門榦為作龍門菴記陳宐建道  
南書院于延平聘為堂長宐之言曰林公從學晦翁

最久文足以發義理行足以激懦貪宐假守書院朔  
望諸弟子執經帖然座下者常百餘人如是者一年  
得相密通幸甚及宐官滿正卿浩然引歸杜門掃軌  
數年卒有梅塢集傳於世 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  
之郛廓身心之區宇宙者身之舟車 張子韶學者  
問雖不是然他却做得來高不似今人早汗 頃年  
嘗因人問易應之曰公曾看靈棋課否模樣只是如  
此 為學要剛毅果決悠々不濟事且如癡憤忘食



樂以忘憂是甚麼樣精神骨力問易下二條皆晦翁示正卿語  
林學履字安卿學蒙弟同學于文公之門所錄有已  
未問答  
劉藻字昭回閩縣人朱文公常稱福州先輩明礼者  
三人王普任文藻其一也藻布衣以易學著解易有  
曰見險而止為需見險而不止為訟能通其變為隨  
不能通其變為蠱學者誦之

道南一脉諸儒列傳卷之九

同安後學 黃文炤 纂  
關 南安後學 李雲龍 訂

宋三山劉氏家學五先生

劉嘉譽 劉世南  
劉砥 劉礪  
劉子价

劉嘉譽一名岡長樂人貽孫八代孫岡嘗受業延平



李侗之門官至將仕郎子世南

刘世南字景虞師林之奇与呂祖謙相厚善秉礼蹈  
義為卿邦所敬仰仕至吉州司理參軍子砥砺  
刘砥字履之號存菴六歲時日誦千言至覽忠孝大  
節輒激憤感慨十歲通九經傳記綴詞賦初嘗泛濫  
群老諸書後徧取伊洛諸儒書讀之於是帥其弟砺  
登朱文公之門文公授之先天太極圖傳克然有得  
文公晚修礼書砥預編次以時方攻道學遂無仕進

意卒有編王朝礼論語孟子解皆未脱稿為文醇雅  
宏博詩不加琢磨而能達其意 或問本朝人物曰  
韓富規模大又粗了溫公差細密又少文曰看本朝  
諸公如范文正差勝否曰畢竟許多人物都不似聖  
賢地位麓處又麓細處又細 朱子与履之書曰此  
竟全在常人自家着力雖曰親師友亦須自做工夫  
不令間断方有入處 先生曰周子從理上看邵子  
從教上看都只是這理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



上看則用處大致自是細碎 履之問未發之前心  
性之別曰心有體用未發之前是心之體已發之際  
是心之用 又問有事時應事接物無事時此心如  
何先生曰無事時亦只有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  
也

刘砥字用之號在軒砥之弟也幼穎悟孝弟中童子  
科後棄舉子業偕受學于朱文公与黃榦最相友善  
及偽學之說行志尚愈篤蔡元定貶置道州砥与其

兄魏饒甚厚 用之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若將終身  
焉及聞文王善養老遂來歸之此可見中立不倚朱  
子曰此下更有一轉方是不倚蓋初聞文王而歸之  
及武王伐紂而去遂不食周粟此可以見其不倚也  
又云礼書直須黃直卿与二刘到此并手料理方  
有汗青之日 問康節云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  
宮都是春蓋云天理流行而已常周旋乎其間天根  
月窟是箇總會處如大明終始時乘六龍之意否先



生曰是伊川性卽理也橫渠心統性情二句顛撲不破

劉子价字君錫號立齋砥之子也父卒乃生鞠于外家六歲哭其叔父如成人既長從黃榦學非名士不交非義理之書不讀嘗類列先賢矩範參之己意以教戒其子姪曰行好事做好人足矣僥求名利非吾志也平居退焉若無有及其見義必為不類流俗則有人之所難能者嘗遜田教百畝與諸子姪以成母

志一日忽詔人曰吾夢與先君遊於武夷九岡之上吾其止於是乎朝聞道夕死可矣年四十八而卒終其身人未嘗見其曠於礼者馬恭敏劉氏諸賢祠記曰濂洛閩閩並稱天下万世宗之固鄒魯平海濱者也楊羅李朱皆延建產也其在福則有劉氏諸賢銀青光祿大夫彞從胡安定學居官多治績名對以正學啓沃著七經中義百七十卷明善集居陽集名三十卷水經四卷及註礼記大全奉議郎康夫從周



希孟學著志述二十七卷秘閣脩撰藻從羅豫章學以  
孝聞於朝賜粟帛并名其里為錫類著禮書易解樂  
昌令嘉譽從李延平學迪功令世南從林拙齊學與  
呂東萊相友善父子潛心問學蹈義秉禮為鄉邦敬  
仰砥礪中神童科從朱晦菴學嘉其篤志授先天太  
極圖傳著王朝禮論語孟子解子价從黃勉齋學克  
成父志是皆賢人也而並生于一門世豈有盛於此  
者哉是宜祠而祀之然所祀只五賢尚遺其三初議

或未之考耶程叔子謂無善治士猶得以明乎善治  
之道以淑之人而傳之後無真儒則天下賢者焉莫  
知所之可見況在當時終不若繼往開來為扶世功  
大也若劉氏諸賢究其所學皆足以羽翼乎道統則  
固不可謂之非真儒也 按五先生之後猶昌友人  
有司訓是地者為求語錄於其家越年不獲世遠言  
湮惜哉最後得恭敏碑記則八先生師友淵源皆粹  
然一出於正其明善誠身必有卓然獨得其傳者祀



遺其三傳沿其五非恭敏金石言存世安知光祿一  
門鄒魯之盛如此哉

三山宋元理學十五先生

林夔孫

林獻卿

曾逢震

鄭性之

林師魯

邵清

邵整

鄭文通

程若中

余 隅

林大春

許 儉

歐陽佺

陳有霖

陳仲文

林夔孫字子武古田人號蒙谷朱文公門人也黨禁  
起學者更事他師唯蒙谷相從講論不輟嘉定中特  
奏名為縣尉有四書本義中庸章句并蒙谷集行於  
世丞相江万里嘗從先生學為序其集 看文字須  
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



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  
不失其本心

林憲卿字公度別號存齋懷安人從朱文公學色溫  
氣仁擇言謹行誨人必以義理鄉隣化之皆循之雅  
飭其徒吳宗萬林士蒙俱知名憲卿後歿無子教卿  
人及門徒卽其所創存齋祠之不替

曾逢震字誠叟閩縣人幼讀書過目成誦慨然有求  
道之志與鄭性之俱往從文公學胸中渙然洞見道

體遂恥爲場屋之文一意實學經史百家無不周覽  
隱居道山觀書自怡家事有無不問也嘗自編錄其  
詩文名曰玉林醜鏡

鄭性之字性之初名自誠候官人弱冠遊朱文公之  
門嘉定中進士第一授平江軍節度判官召對以崇  
聖學教太子爲先除秘書正字輪對乞明國論強國  
執重大帥之權久邊守之任凡百餘言迂袁州召入  
時東宮虛位性之乞蚤定大計凡二千言自後劄凡



六上皆懇切忠藎嗣知樞審事加觀文殿學士致仕  
性之治郡所至為民去害就利尤務崇化厚俗處父  
子骨肉爭訟輒啓沃諄切不事刑威立朝無所附麗  
有端平奏議及與陳均同脩宋編年備要行于世  
林師魯號芸谷古田人從文公遊文公嘗與師魯書  
曰某自幼年侍立先君子之側則聞先芸齋公之名  
而知其相與遊不幸既遭大禍來居深山窮谷中與  
世絕不相聞比年鼎山蔣文來尉茲邑因得從容訪

先君子舊遊然後知芸齋公之歿亦既久矣私心方  
竊自悲既又聞其有賢子者問學行義克世其家以  
自慰也去年林擇之不鄙過門以講學為事怪其溫  
厚警敏知所用心皆如老成學者因扣其師友淵源  
所自而得三人焉曰程深父曰林熙之而其一人則  
向者所聞吾芸齋公之子也於是始恨向者所聞未  
盡既而擇之又出其送行序讀之所以見屬之意甚  
厚唯竊自知其庸妄無以堪而愛其文悅其義不覺



其三復而不能已也

邵清字彥明古田人元祐間為太學諸生從張橫渠學易崇觀間還家遂不復出築室先塋側聚書千卷角巾鶴氅鄉黨敬之不敢以名字稱因其嘗應八行舉呼為八行先生年八十四卒子整

邵整字宋舉自號蒙谷遺老與族人景之以家學自相友敬授生徒百餘人少從合沙鄭泰襟學易著六十四卦圖說及春秋元經纂集圖序

鄭文通字茂叔別號庸齋閩縣人嘉祐貢士朱子嘗令編次喪禮所著有易學啓蒙或問春秋集解喪禮長編庸齋集等書

程若中字寶石古田人嘗從文公學躬行無偽終身不遺於礼子孫侍側冠服肅然雖盛暑不少變

有盤澗集

余隅別號克齋古田人文公高弟與林用中齋名常與呂祖謙黃幹書問往來講明義理有克齋文集林大春字熙之別號慥齋古田人朱文公門人嘗題



仲尼再思曾子三省以自勵

許儉字幼度閩清人朱文公門人三世同居庭無間  
言丞相鄭性之名其堂曰友友林羽為記

歐陽悅字以大別號道江長樂人舉進士不第隱居  
著述勤循禮法學者師焉所著有四書釋疑五經旨  
要性理辨格物啓蒙忠孝大訓女範幼學等書子潮  
舉莆田教諭通五經人稱五經先生

陳有霖字希說長樂人與歐陽悅往來論學至正中

築鄉約堂行藍田鄉約為義學集鄉里子弟講學其  
中

陳仲文字奎甫長樂人與族子潔建書堂于藍橋林  
壑中以程朱之學倡鄉人



道南一脉諸儒列傳卷之九終

道南一脉諸儒列傳卷之十

同安後學 黃文焯 纂

閩 南安後學 鄭東里 訂

熙朝三山理學七先生

羅泰 孫芝 郭萬程

鄭守道 鄭世咸

馬森 王應鍾

羅泰字宗讓閩縣人少從鄉先生宋瑜受春秋既卒



業于訓導林友從潛心易旨嘗與林誌論易誌稱之  
曰宗讓每得吾所未得一時同遊如進士鄭澄初主  
事鄭介叔知縣鄭彥韜文學鄭廷玉鄭希晦林範伯  
輩咸與切磋講明鄉後學皆師尊之隱居教授凡四  
十餘年賢士君子至者恆就見焉宣德壬子應天尹  
聘司文衡泰舜曰布衣也以一卿之士淑一卿之人  
則可敢忝取甸內士哉平生好古遵禮年四十妻歿  
不娶曰吾有子矣所著有覺非集

孟子  
法  
萬世  
因極

孫芝字廷秀連江人宣德中以國子生授慶都縣令  
擢守沔陽時有建議欲刪削孟子書者芝上疏極論  
以為不可其議遂寢後官至參議

鄭守道字用行侯官人嘗主白鹿洞教夏著太極圖  
說意并易乾坤上下繫詞解大學講章深思精詣能  
闡周程之秘作令夏津扶弱抑強風節凜介復建書  
院與諸生講晰一時文學之士誥々興起

鄭世成字中孚長樂人方總角即題其齋曰志樂顏



瓢貧甘范甑弱冠舉于鄉無何成進士會臺臣闕詔  
從諸進士推擇衆競趨之世咸曰纔脫章句躡司耳  
目耶授戶部轉江西按察副使時嚴分交代夏相執  
張甚族黨覩暴不敢問世咸輒三尺繩之有抵重法  
者獄具矣傳巡撫撼于嚴將改論先生持之堅不能  
奪熊憲副者嚴姻也以輕直占廢寺田千餘畝先生  
鬻以賑饒熊持相手書求抹不得也迂四川參政念  
分空終螫已投劾歸隆慶初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華亭相廷議有舉文成從祀者先生言其率天下徑  
趨直行使聖門講學明理之功屏棄不用將有毫釐  
差而千里失者与身仁同時講學者羅欽順張岳世  
稱大儒兩嘗指擊其謬夫羅欽順張岳以實勝身仁  
以名勝者也名之与實相去遠矣文貞心不是也轉  
南京侍郎改刑部侍郎會有詔採珠及珍石先生疏  
納忠諫崇節儉不報遂乞骸歸而畊鋤如故里中  
不知侍郎云先生行已一本之至誠其學一以濂洛



為宗取六籍及儒先語日誦繹之錄其精者獨証于心曰心嚴師為師心直諒為友展也宋儒實獲我私年八十二卒謚恭介

馬森字孔養別號鍾陽侯官人嘉靖進士田左布政使副都御史巡撫進戶部尚書上令太監崔敏取戶部帑六萬兩買金進用森言先帝時買金二千日積月參僅能足數尋詔停止此金暫貯太倉今千教日內得滿一萬臣知不能也且祖宗時御札皆

下閣臣轉示各部院無司禮監徑傳者更望率由舊章上乃止旋以母老乞終養賜馳驛歸服除屢荐不起居恆講明理學與歐陽德鄒辛益羅洪先三先生相質正書札往來要以良知為宗其為侍郎歸值闕卒兩倡亂幾屠城市先生角巾野服出論之隨解散巡撫南海龐尚鵬欲行條鞭法先生力贊決之卒年七十二謚恭敏既祀學官鄉人復特祠祀焉所著有四書口義書經專言周易說春秋伸義其序朱子



遺言曰此吾先子府君所錄以示予者先子幼孤誠  
孝篤信朱氏學嘉靖癸未端峰邵先生以督學涖閩  
拔自諸生之中而優獎之以為槩學諸生領袖復延  
莆陽立齋林先生為主登雲書院事選多士之秀者  
以從游其中某不肖子焉立齋陽明先生高弟也因  
講陽明之學時相與質論於端峰先生之前端峰先  
生乃出朱子遺書四卷授先子曰道固無不同也然  
閩士以有朱陸同異之辨遂於所見紛然藉以相

晚年定  
論証也

低昂而某獨信之不疑每聞陽明先生之說豁然于  
心若決江河因請于先子曰吾人為學如病人求藥  
是藥可以却病即當服之初不暇計其某門某醫也  
先子深然之曰夫道一而已矣學有二乎哉朱固深  
於道者也蚤年識見未定而門人各隨其高下之資  
謬以所聞聘其說使朱夫子之學反晦而不明遂年  
錄遺書中之粹者為一帙以示不肖曰汝其味之毋  
或彼此也肆某恪守先訓以求師說道所未登而先



遺言  
郎晚  
年定  
論

子則弗祿矣涕泣望洋恐負手澤惟宝藏之而抄謄  
捧持奉以周旋庶幾修之於家而不壞諸天子之庭  
詔非是書之力不可也出鎮淮陽歸乃命工梓而題  
曰朱子遺言分為上下四卷以予四方共之亦以見  
朱陸之學究竟不異也 雙江公論學不當在感應  
上用功譬之磨鏡要在去塵垢以求明既明時此外  
別無求照的工夫似亦頗盡然尚未竟其說也蓋吾  
輩為學全在存主心濯磨若必待感應上用功則未

有感應之時作何主宰此便是忘却縱感應時雖照  
管得來亦畢竟是助便亦有照管不到去心惟在存  
主處着力則無論寂感無論有事無事此念就是放  
舍不得非謂感應之時全無工夫可做也古人存養  
省察之論亦只就動靜上立言其實只是箇不息工  
夫此孟子所謂必有其焉者當深味之 雖吾輩學  
問不論出處不分靜喧盤錯紛拏皆為磨鍊之地而  
脚根未淨本淺力微恐終不能摧鋒而破敵也龍飛



于深淵之蟄雷奮於山下之頤而所以洗心退藏成  
言半艮者則恒有於靜中得之故曰聖人定之以中  
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此便是掀揭宇宙把柄 陽  
明從祀之議竟復不果然此不足為陽明先生重輕  
也國朝闡明道學之功舍是更屬之誰恐終難阻之  
耳 近來士風大壞即使非本誠意為學豈如今之  
明目張膽甘為不善者哉聶雙江有云雖以我為詐  
說立教亦是詐誘人為善亦未嘗詐之為惡嗟夫此

言可悲世道矣 云寡欲以存心集義以養氣以此  
二者為工課固亦是從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二句體  
貼出來究竟未有合一之見未免逐影而不知形也  
夫敬義本是一樣工夫只是就內言為敬就外言為  
義若正心脩身一般未有持敬於內而外常放縱未  
有外能肅恭而不本於內之持敬者也此敬義只是  
內外無息的工夫 吾輩今日之學所以不專定者  
只是箇不弘所以不長進者只是箇不毅唯心不弘



故見人善屬詩文要學善知音律要學善工六書要  
學凡若此類種々於中至心之本體生意處反不知  
理會尋箇種子下落何能上達尋得種子端的而栽  
培灌溉自無息肩處孔門自顏子以下唯曾子獨  
得其宗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求放心程子曰心  
如穀種皆示學者端的處卽如今人於果核皆言仁  
如桃仁杏仁之類最善若狀謂只此一些兒入土便  
能養生長大開華結實桃得桃之全體杏得杏之全

體更不消增益只要栽培灌溉使不戕其生意便然  
身擴而充之雖天地之大德曰生亦不過此心之生  
理也理寓於氣故曰心本活然浩然之氣卽吾心之  
生理也未有養氣是一箇工夫養心又是一箇工夫  
觀孟子言養氣必有事焉等語便可見夫無欲者  
吾心之體也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卽事心之學求仁  
之功也故寡一欲卽是集一義持志正所以養氣也  
不則何以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愆耶夫繼往嗣



來非可以一言盡也孟子告彭更則曰入則孝出則  
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聖學極功也伊川作明道行狀曰其窮理盡性至命  
必本於孝弟不知堯舜之道盡性至命之學徃開  
來之功果孝弟足以盡之否耶古今之稱孝弟者不  
少何其不能皆為堯舜子何其不足以窮理盡性至  
命而繼往開來与豈其道因有小大抑別有其說与  
為其事而不知其理等於百姓日用而不知者非學

也行之而著馬習之而察孚果如之何而後可  
某  
自蚤歲亦曾受學因知端倪曉誦貞宣祖父所載論  
咸九四之義有靜而無靜為所存者神動而無動為  
所過者化之言乃知我真室祖之深於易也可以祭  
夫子何思何慮之蘊矣又從而沉潜反覆於戒慎不  
睹恐慙不聞之學以求其所謂極深研幾者而持循  
之迺覺心本一也自人言之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何  
其危也自道言之上天之載無声無臭何其微也微



乎微乎其即所謂性命之理乎 曰乾坤一陰陽也  
陰陽一太極也又曰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  
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爻不同而奇偶凡六則一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體用不齊而天下變化  
之道則盡於畫中象變皆因詞以顯者也辭本於畫  
辭不一而理則一理會於心人不同而心則同是故  
天下之動真夫一也知致一之說者可于語易學矣  
易主乎理起於數定於象而顯於時要其歸則理

与氣而已矣理寓乎氣天地間一氣流行莫非理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絳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  
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  
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伏羲有畫無文而圓圖橫  
圖即天下之至文也堯舜禹湯之為君咎繇稷契益  
伊尹仲虺之為臣皆易理也非文王周公孔子伸其  
說字者不得入其門矣若曰箕子之明夷則亦默而  
信之者也為武王陳洪範夫豈無所本哉義畫禹疇



固往聖已試之經也 文王繫六十四之詞蓋深契  
乎義皇之旨而獨神而明之雖曰用貳以濟民行其  
實窮天下之理盡人倫之情建諸天地而不悖也  
春秋之脩皆據魯史舊文而筆削之並未嘗有特筆變  
文以增改於其間也其曰筆者言因之而書也其曰  
削者言去之而不書也若外加筆削而有增改於其  
中則子孟子其文則史之言異矣其曰天子之事者  
非以褒貶予奪昏之厚於事之求詳而託為俞德討

罪之權也以王者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禮樂征伐  
皆自諸侯出故因魯史之文竊取其義以正其失而  
明之使知有百王之大法焉其至謂知我罪我云者  
我謂我無人也言天下後世之善惡者讀春秋之所  
善所惡若美我刺我者也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  
賊子惴惟知我罪我故懼也若如後儒說說則孟子  
又自与其文則史之言若相矛盾而孔子亦必不曰  
竊取以嫌於僭耳 炤傳三山道南至於鄭恭介馬



恭敏而歎吾闈一脉之傳其究如蒼素黑白之不相  
侔也兩先生時同地同躋大位同弘偉閑同繼往開  
來為聖學領袖同師世範俗為鄉邦典刑同其如學  
術不同何今良知之說具在也恭介則以為如洪水  
如猛獸為世道人心蠹恭敏則以為如祥麟如威鳳  
為世道人心瑞一則以為幸天下徑趨直行將有毫  
釐差而千里謬者決不可以從祀一則謂國朝闡明  
道學之功舍陽明更屬之誰決不可以不從祀持論

懸絕如此總之以心為師友做成邦中孚以心兼動  
靜做成馬孔養趨向雖異立本同歸學者於立本處  
求之庶可論世於兩夫子矣

郭萬程字子長福清人蚤孤刻意自堅痛母何氏艱  
貞紡績輒潛然出涕值歲荒負米數十里外母肺疾  
苦寒無被与妻盧氏抱母而溫以背力學授徒雖夫  
妻或至絕粒而菽水靡所違缺其通覽紀書淹洽鈞  
貫尤究極三百篇之旨以選貢上春官薦京闈登進



士始与懷安馬恭敏森定交諄々然厭薄俗学切究  
性靈諸公爭慕尚之咸遣子從遊四方之士亦翕然  
宗仰先生教授必先志行後文藝性頗嚴峻至所指  
示皆循々趨嚮而卒能大有造就少宰霍文敏署部  
事令進士各陳天下利病先生為議六日荒政曰卿  
祠曰社学曰僧田曰均驛曰殄盜文敏深嘉与之期  
將除官刘選郎二子在門令以意探之不可出一言  
希美缺竟授刑部主事卒<sup>年</sup>三十有二始公為諸生

時年最少督学潘公集諸少襟言志人人皆言願学  
顏氏公獨以孟子對潘公竦然異之故葉臺山先生  
誌有年雖同顏学則希孟之語炤謂希孟者固奇言  
希顏者志趣亦迥何王融之斑々多雋也馬恭敏稱  
公力学先審取舍而得失不以動心其闡然日新有  
得於声臭之外者使不蚤世進當何如所著有福唐  
古史闡中文獻炤於郭先生記載又得理字教君  
子所謂林子充者長於性学有指南集三卷詩文二



卷論五帝而繪為圖有論語詩五十首紹聖進士又  
林宓字德祖終開封府左司錄有易說禮記解倪登  
字彥及有論語解宜和牧雲中時沒于聘使黃祖彝  
紹興上論語講義十卷帝令各字鉅行朱熹引之黃  
顏榮字全仁有六經解莆人多宗之稱蘄山先生林  
文昭字宗範上井人有論語解一卷許天瑞家貧不  
娶子弟人瑞以道自樂解論語六經莆及泉士稱二  
許先生魏几字天隨師林光朝以克己復禮問光朝

答曰五湖明月因而大悟數子皆篤志性學者惜乎  
語錄不傳姑存姓名而已

王應鍾字懋復別號雲竹閩縣人第進士選庶吉士  
授監察御史巡鹽屯蘆疏論東廠衣監馬廣貪虐一  
時中貴斂跡按順天糾郡縣不職者三十餘人嚴分  
空柄國十監錦衣共煽權虐妄指姦細誣教人先生  
立自其寃河套事起世宗怒責言官子議者先生  
速詔獄十監錦衣脩隙幾斃杖下按浙江先聲所至



墨吏解綬入掌河南道會大計吏分宜欲蔽其私人  
先生弗許出為副使督學河南轉山東參政竟為分  
宜所中罷歸環堵蕭然圖史一室謹明正學今憲宋  
儀望公為建書院于道山之西四方從游雲集所著  
有管見隨筆放言書年九十卒 務富者日吉苦不  
足務德者日見有餘非富不足而德有餘作德日休  
故常見有餘嗜欲無厭故常見不足 大段學問功  
夫貴常明常覺稍有起念便自省覺決不墜落坑塹

中覺之功大即叔氏之得力亦從覺來 程子言格  
物致知今日莫若且於自己身心上體貼右見親切  
致知在格物今是何物而程子却教人從身心上體  
貼字者亦嘗思之否乎 致知格物只在誠意中原  
無錯簡問物是何物心之本體寂然不動有感即有  
象不待見之事為之著乃謂之物此即意也意心之  
發也致知者致此矣格物者格此矣 人鬼閔頭辨  
別察識孰為人心孰為道心不少放過是謂惟精惟



一是謂致知是謂格物而意可得而誠矣。誠意与致知格物是一件事者來全在格物上用功。又曰格物者格其意之物也其功信不在外也。易之道更四聖而益明夫子之道更四賢而益顯闡易莫辨於四聖闡夫子之道莫辨於四賢。或曰敬以直內莫須喫力否曰宗廟之中未與敬而民敬墟墓之間未與哀而民哀是曷嘗喫力哉心體原如此。學者應感才執著即屬有我即非大公順應之體此格物

所以居誠意之先。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觀善人有恃其質之美不冒用力而造於聖域有自是自足之意此所以居君子之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至德即三達德也待其人而後行即行之者一也。顏子潛心仲尼不違如愚而已唯其從事於博約之教而造於卓尔則不違於見聞而亦不隳於見聞此所以卓尔見道而為孔門好學。真心於淵鬼神莫測一有動焉則鬼神知之而吉凶悔吝所從出耳。



吉凶悔吝生于動而主之者心故精義入神所以致  
用利用安身所以崇德以約失之者鮮矣約者約  
之以禮也樽節退讓所謂約也揚子雲言顏子潛  
心仲尼謂不於言語文字上学夫子乃從心法上面  
学之於夫子心法而学則人人心中有所從也即夫  
子之祖述堯舜堯舜遠矣何從而祖述之亦從其精  
一執中者而効法之則羹墻見堯食墻見舜矣獨  
立之志不可惕以利害獨見之明不可惑以是非

吾心本體本自戒慎本自恐懼有生之後氣拘物蔽  
昏昧放逸而本體喪失所以脩道者於不睹不聞之  
中而常知戒慎恐懼此便是慎獨故謂戒愆為功夫  
亦可謂為本體亦可学不知安身立命之地終無  
歸宿大學止至善即安身立命之地無口過易無  
心過難今吾輩一日心過不知多少此慎獨工夫所  
以不可無也能慎獨則起念不惑而心過寡矣吾  
輩厭事終是放心未收精神打點不來講学非惟



不礙於舉業深益於舉業其於時文義理融體認  
真自與記誦口耳者迥別 敬止是心不放而已知  
收放心則敬在是矣 子靜之學似告子慈湖之學  
似子靜告子非是沒字問者是以心為主所謂先立  
乎其大者任爾詰難他止是堅守其心再不來與爾  
辨論此是他做得得力處朱子便謂其真然無覓得  
然不顧此語太事重未足以服告子 聖人之道無我  
故言仁而未嘗無義言義而未嘗無仁揚墨有我故

兼愛則害義為我則害仁但說一兼愛為我即偏即  
害道耳 境有順逆理無順逆若能忘怒觀理何事  
處不得 必有真志則脚跟始立必有實功則德業  
始進 今學者用功不惟子顏子有天淵之別而所  
謂文學亦非游夏之文學矣 論理性之學則明道  
定性書其粹矣 性誠也誠則合內外而一之故時  
措之宜也定性書是此意 惟精惟一謂工夫可謂  
本體亦可精故一 朱子說知性以窮理言是說開



去了知性不是窮理是內裏做工夫此須子細體認  
朱子曰性即理也理字替不得性字 鳶飛魚躍  
自道體昭著言參前倚衡自真體形著言 無我是  
聖人地位無我則神々則化神化非有他亦運之此  
心而已萬物皆備於我語其體段分量也然必臻無  
我之境而萬物始備一毫有我即是私意為有漏安  
能与天地同體此反身而誠及強恕而行所以居此  
章之次也 顏子答問於夫子甚少而稱善於夫子

之蘊者獨于顏子蓋默契以心是謂善發固不在言  
語見聞間今禪家若声聞覺知即落二乘而龍山會  
上秋迦拈花乃屬微笑之迦葉此可以喻學矣 快  
意事勿為則能窒慾拂意事不怒則能懲忿 禪家  
說無念是一味精進無雜念也無雜念即正念即思  
無邪也聖人何嘗教人斷思但教人思無邪耳此慎  
獨之功所以難也 非礼勿眎勿聽勿言勿動若論  
其中礼而合於天理亦即上天之載無声無臭之妙



先生嘗為樂孔顏高題目心有仲尼求在我學臻  
顏子始如愚 自省親切而至媿汗無所容者此是  
真知永斷惡念若事之如此希賢希聖何難 吾無  
行而不与二三子者一旬則夫子之文章性与天道  
皆在其中 道之大原出於天吾道一以貫之以天  
而應物故謂之乾道忠怒違道不遠以人而合天故  
謂之坤道 心不在物造化不能移性不着物鬼神  
不能測毋陽師有疾而醫者不能盼其脉壺丘子端

坐而相者不能得其真有以哉是以聖人貴洗心退  
藏於密 兩端謂兩頭只是邛以所疑在此乎在彼  
乎如得其疑直從其疑告之易曉矣今必曰上下精  
粗竭盡而無餘則非鄙夫所及而反惑矣 夫子譬  
之太空顏則庶乎屢空止是未達一間而為復聖達  
天之事也 三山理學總論炤按萬曆壬子三山誌  
誌理學莖載黃勉齋四君子炤徵今撫古幸得名儒  
五十餘人於是臚畢欣然為之言曰晉安之學矣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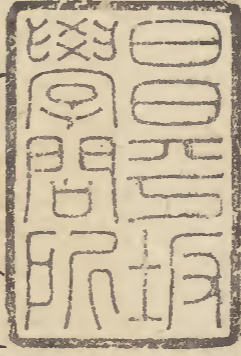


於王融自王信伯傳之塩官施廷先而方次雲由尹  
和靖來者有莆林光朝是謂紅泉井東之學紹其傳  
者福唐綱山樂軒希逸三君子也由紫陽來者有東  
冶黃直卿直卿紫陽快婿也泰山喬嶽玉潤冰清一  
時推尊四方執贄之數字者支流漸分總之發源于  
伊洛而獨勉齊之派盛行晉安間如二邵二潘一經  
師友諸林諸列家學創述陳北山以耆壽而見更化  
之遺事邾侯官以台揆而弘汾亭之道化此其較著

者是時無諸之彊大開混闢歐冶之池涵為洙泗猗  
与盛哉異日者勉齊嘗歎曰古之禪宿有感傳道無  
人至於感泣流涕者不謂今日見此境界也使勉齊  
獲見私淑教君子其為慶幸當何如耶惟東井紅泉  
日昏日涸至希逸而無傳焉見於郭子長之所餽歎  
者良可悵惋見希逸傳迨乎馬孔養王懋復二先生出以  
不學不慮之宗恢有體有用之學其書或言退藏或  
言持志或言種子或說敬止或說無我或說良知疏



淵々乎東井濬混々于紅泉紹于聖之單傳膺七閩  
之領袖其在斯人與其在斯人子使假子長之年獲  
見此後勁二君子其欣歡讚歎又當何如也



道南一脉卷之十 終



